



长达几年、十几年的单身状态让她们的生理需求、心理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和宣泄，连小小的释放都没有。
压抑久了，就可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口子爆发出来。

她不识字，只能做保姆。做保姆挣的钱寄回去供弟弟读书。后来自己结婚了，弟弟在老家开店她还得支援。弟弟的小店生意不咸不淡，够吃饭，遇到特殊情况大姐还得站出来。现在她那个90后弟媳妇缠着要新款手机。“否则可能留不住她！”弟弟的焦虑逼得小马将大年夜、年初一至初六共7天交给了从未见过面的两位重病老人，并提出了不合常理的要求。

“生米做成熟饭还会跑？”我问道。

小马说，现在农村女的十分紧俏。不要说结了婚的，就是生了孩子的，也有可能跑向更好的人家。如她的一个远房表妹，狠心抛下老家的两个孩子，改嫁上海一个开出租车的，又生了一个孩子。前一阵还向她传授经验：要给自己留些私房钱，什么都靠不住，只有钱靠得住。表妹说她一点一滴地每月从丈夫给的开销中藏下1000元。

是啊，如果小马不给自己留钱，以后的养老是堪忧的。如果干不动活，除了每月70元的农民养老补贴就没有其他进账了，如何支撑老年生活？像祖辈一样靠儿子？小马的儿子在省城读大专，是她的骄傲，也是她拼命挣钱的动力。但是即使毕业工作挣钱了，农村娃若在城市安家，自身也有许多困难需要面对，又能靠到多少呢？

家族的无边际责任，空落落的养老预备，大多数保姆辛劳一辈子也难以摆脱经济困境。这时，雇主家大方的花钱方式、随意摆放的金银首饰，都是考验。也许人性都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只是要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。

长期单身说不出的烦恼

有些烦恼是说不出口的。这些平均年龄50岁左右的女人，全部处于长期单身状态。她们全天候住在雇主家里，没有时间和地点与丈夫团聚。

其中，小部分保姆是离婚的。安徽人小祝原来在离老家10

公里的县城做得不错。老公买了货车跑运输，她做过宾馆保洁、商店营业员、医院护工。也许是顾此失彼，也许是懵懂少知，对家庭关照不够。老公另找了小三，跟她离婚。

40多岁失婚的小祝来到大上海打工，一是为了挣更多的钱。二是期望着在上海能遇到新机会。她抓住一切外出机会主动与小区内的男性清洁工、园丁搭讪。性格直爽的她还直接请我们介绍对象。

像这样的保姆在有些家庭会激起矛盾。因为雇主家年老体弱的男性有可能成为她们的目标，有可能造成财产纠纷。

大部分保姆是在婚状态，因生活所迫分居两地。丈夫有可能在同城的其他地方打工挣钱。60岁以上的男性在城市劳动力市场机会很少，为减低生活开支大多数回到农村，喝酒、打牌，靠老婆寄钱回去。这也延迟了老婆回乡的时间。如朋友徐姐家的长驻保姆老刘，说到老公，一脸嫌弃而无奈的样子：“他能做什么呀！”

长达几年、十几年的单身状态让她们的生理需求、心理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和宣泄，连小小的释放都没有。压抑久了，就可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口子爆发出来。

生死面前强大的依靠

小翠到我家第二天就跟去了殡仪馆，参加我母亲的告别仪式。她的任务是守护轮椅上悲伤体弱的老爷子。刚刚上岗，就到这种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，也是难为她了。

她是在我家做得时间最长的一个保姆，曾陪我爸住院，陪我爸回家，陪我爸进抢救室，最后送走了我爸。

她来自四川什邡，一个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地名。她说，当时家里的房子全塌了，后来政府帮助重建的。综合各种因素，我们支付她的工资也最高。

老父亲最后一次进医院，在抢救室躺了三天三夜。在那个不辨日夜、24小时灯火通明的大房间，各种嘀嘀报警的监护仪和条管横陈的抢救设备，动态躺着十几个奄奄一息的病人，不断有救护车呼啸而来，担架床抬进新的急症病人，也不断有患者在一阵激烈的气泵响声后，无奈离世。

我们按医嘱守在门外，在电闸门的关关合合间窥视室内。有一天，房间里先后死掉四个病人。家属的哭声此起彼伏。我们担心小翠会被吓跑辞工。而小翠却大胆相守，始终陪伴着我们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感到这个农家女孩十分强大，也是我们悲伤日子里的坚实依靠。☑